

追求知性 尋覓美哲

3470 地區虎尾東區社陳和松 PP Her-Song

10月29日清晨，我們這支2001-2002年，國際扶輪3470地區雲嘉分區社長及社秘團隊的本年度第二次相見歡。成員計有：領隊前總監夫人劉淑緞女士〈現任斗六社社長〉、P.P. 林聖翔、P.P. 陳宗瑋、P.P. 黃春敏、P.P. 林舜卿、P.P. 蔡榮豐、P.P. 陳和松、前秘書陳福改及寶眷等二十餘人。其中比較特別的一位是遠從巴西來，已經可以用中文與人交談，也愛用筷子吃中餐的 R.Y.E. 交換學生露西·安娜。



作者夫婦和社友用餐

好友見面了，寒暄問安不絕於耳，歡笑在眉宇間如花般綻放，愉悅之情盡寫在每張溫柔的臉上，談笑風生間，車已朝首站有名的「霧峰林家花園」方向揚長駛去，那是在濛濛霧中，航向筆直。眼前正是「花非花，霧非霧，夜半來，天明去，來如春夢不多時，去似朝雲無覓處。」的詩景，引人遐思。霧一定要有陽光才能消散。果然沿途金色的陽光由遠而近，逐漸逼退了濛濛之霧，霧峰這顆山中美鑽，揭露了神秘面紗，似在迎接我們這批遠道的客人，正站在不遠處招手。

仔細聆聽導覽，彷彿是在讀一本又一本的哲學、文學、史學、美學籍冊，掀動頁面的剎那間，嗅出那特有的專業，另類的知識。站在林家五進房古樸的亭台樓閣間，腳

步真的可以像溪水流入平原般，逐漸潺緩下來，一場聽講的饗宴，把人心給洗滌得又廣又深。在胸臆間細細反芻嚼味，一切的一切，便可了然於心，那正是一部清晰的近代台灣史啊！

原地托腮，一邊任思緒飛翔，一邊看著由導演李崗所拍攝出的霧峰林家電影，心中有的是一股股激情。曾是精雕細鑿的屋宇雖已然垂暮褪色，但那麒麟、那牡丹、那鰲魚、那柿葉、那桃眼獅的藝氣，仍然淡淡飄浮在空中，籠罩著曾經榮光過所有的人與物，也籠罩著今日吾人。環境被無情歲月走過，斑駁成了教會人類覺悟最深沉的導師。

夜宿有名的泰安溫泉區，熱情隊友們的把酒言歡，自是不能免去。輕啜香醇爽口的「福祿壽陳年高粱酒」，想到這是 P.D.G. Sincere 親手研發的佳釀，睹物思人，真個「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」啊！我搖搖頭。伸手緊握八十七歲的黃春敏老師，五十餘年前，老師曾在虎尾中學初中部啟蒙過我這笨學生的理化，讓學生得以順利升學，我好感謝。尊敬地斟上酒，對老師說：「報告老師，山餽野蔌，雜然前陳，何不也來觥籌交錯？」低頭則自我呢喃：「喝吧！對酒當歌，但願長醉不願醒。」詠詩之際，思及古人，想著亦師亦友的 P.D.G. Sincere，他一



老友泡湯時裸裡相見

生為社會超然奉獻，甚至積勞成疾也在所不惜，但確實風光了生命，妝點得多采多姿，相信其名長留扶輪青史，永遠教人欣羨、敬佩、神往。

幾杯好酒下肚，我想自己應該是喝多了，但卻又不太肯認輸。放下杜康，完全不管人已步履蹣跚，仍固執的和社友們一同登上飯店九樓，又唱歌又說笑，有人躺在躺椅上仰望天際數著星星，有人聊著，回味往事，多少歡樂盡付談笑中，老友，別嫌我多情癡傻啊！今夜只是微醺，還可以唱歌，我扯直喉嚨高唱「這是咱的扶輪社」，你們也湊著五音跟著和唱，氣氛溫馨，原來唱歌也是可以感染的；我歡喜聊天，追著大家聊，前三十年，後五十年的一直聊，聊到天荒地老，聊到海枯石爛，真的，我沒有醉、我沒有醉，只是微醺、只是微醺……。

次日清晨起來，梳洗罷，和前總監夫人一行人，緣著登山步道向崇山峻嶺深處走去，眼下「半畝方塘一鑑開，天光雲影共徘徊，問渠哪得清幾許，為有源頭活水來。」的詩句，一直繚繞在腦際不肯離去，朱熹所描繪的是詩人的本心，又何嘗不是可信手拈來，成為泰安溫泉區風景的寫照？

今年是 2016 了，十五年前我們年輕時，是堅實的 Sincere 團隊，豪情千萬，一心向前行。往事歷歷，如在目前，令人追憶，也令人懷念。當年在最值得尊敬的團隊精神領袖 Sincere 指導之下，人人認真社務，為扶輪屢創佳績，只可惜而今哲人已遠，徒留典型在夙昔，徒喚人間嘆息。我想著扶輪大家庭給我的種種，不管是學習上或是成長路程裡，都在我心中洋溢著既深且厚，而不捨的幸福感覺，我好喜歡那種濃濃的歡喜感覺，希望能伴隨直到永遠。

走在行程中段的雪霸公園裡，享受著很原始的自然風味，放眼四下，丘陵綿延層巒疊翠的樣貌，盡入眼底，山的光影在風吹樹動的初冬季節，緩移它的步履，予人姍姍之感，那誘人的陽光有著可以透過眼睛閱讀去

感受到它的晶瑩，和 P.P. 宏泰、P.P. 舜卿兩對恩愛夫妻蹣跚園中，三五好友或勾肩或搭背，兩兩三三摟著互訴衷曲，原來是人間最大的樂趣。

離開山區，行程轉南，要去的竟是王功海邊。露西聽了迫不及待高興地大喊：「王豆腐！」不久海邊到了，只見風景區裡，遠處是海天一色，近處是萬頭鑽動，我們很快的搭乘上 P.P. 宏泰事先早為大家安排好的鐵牛車，一輛供八人乘坐，浩浩蕩蕩撲撲波波地呼嘯而去，車在泥濘沙灘上行進，軟著陸的顛簸，比甚麼按摩方式都狂野，一路倒得



Sincere. 團隊摸蛤蠣去

東來歪向西，大夥兒不但尖叫著也狂笑著。「海風吹亂了我的頭髮，吹不散我心頭的人影。」我仿詩人的句子，誇張大聲地胡謔，惹來一陣揶揄，老師說：「你那兩根頭毛，哪來的甚麼吹亂不吹亂啊！」我忍不住地摸著禿頂自嘲的笑了。

脫下鞋襪，捲起褲管，領了工具，像硬



摸蛤蠣兼洗褲



海風起兮雲飛揚

趕上架的鴨子般，成群遊者被一一帶向海中，立時摸起蛤蠣來，才瞬間我就發現摸蛤蠣不簡單，忽然一朵海湧襲來，人一個踉蹌，跌成四腳朝天摔入水裡，喝了幾口鹹鹹的海水，幸好馬上被扶去休息，由老闆招待吃烤牡蠣，一時口中的鹹苦，轉成了鮮香的海味，才忘了尷尬。

歸途唱歌聯誼，我模糊地想著：歲月催人老，原也是一種人生中的莫可奈何啊！當年扶輪社同屆的好夥伴們，而今都已兩鬢飛霜。回首前塵，那些過往，都是我們個人最重要的里程碑。P.D.G.Sincere 已離開我們多年，前總監夫人淑緞女士是特別惜情的人，不管多忙，每年都主動撥冗出面接待大家來參加幾次豐盛的聚會，有了她，團隊永遠群龍有首。思及此，Her-Song 忍不住的合十感恩：我們何其有幸，在 2001-2002 年度得以共相聚首，又何其有幸，能在整整的一年時光裡，為了扶輪共同的理想而奮鬥奉獻，得到掌聲與喝采，並建立深厚牢固的友誼。回想那些披星戴月、牽手並肩、同行打拚的美好歲月，那是人間非常難得的福緣，一定要好好地去珍惜，好好地去永續經營才是。



美好的旅程結束了